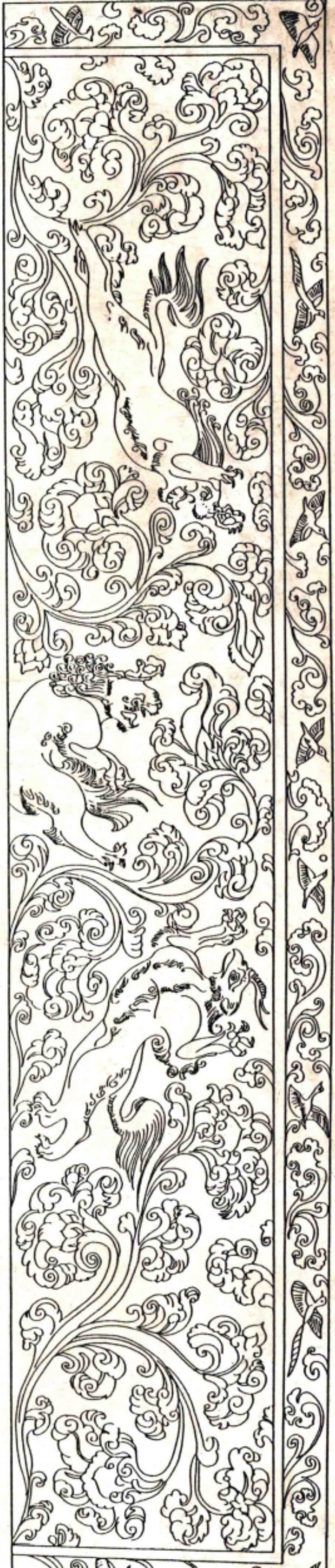


天津古籍出版社

洛陽卷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





洛陽古代藝術館編
陳長安主編

天津古籍出版社

第一冊

洛陽卷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總編輯委員會

按姓氏筆劃爲序

王仁波 王炳華 王思禮 印志華 吳 鋼 吳恩揚 吳樹平 〔日本〕佐竹靖彦
孟繁峰 郝本性 胡海帆 陳長安 徐良玉 徐秉琨 孫藍風 〔美國〕倪豪士
張希舜 張 寧 趙 超 賴 非 劉超英 蕭夢龍 穆舜英

《洛陽卷》編輯委員會

主 編 陳長安

副主編 馮吾現

編 委 (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雪寶 任坤洲 李春敏 吳建華 沈淑玲 范西岳 范有昇 郎寶湘
常少君 黃明蘭 郭洪滔 喬 然 趙玉安 裴興滔 蔡大宏 蔡運章
劉百靈 劉振傑 劉蓮香 韓彥剛

編寫組 李春敏 陳長安 馮吾現 劉蓮香 韓彥剛

攝 影 孫榮欣 馮吾現

特 約 編 輯 吳樹平 趙 超

責 任 編 輯 張 瑋

封 面 題 字 劉炳森

封 面 設 計 張守義

特精裝函套設計 陳 新

總 校 對 吳樹平

印 製 負 責 人 胡修章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

洛陽卷第一冊

洛陽古代藝術館編

陳長安 主編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天津市湖北路27號)

北京市通縣電子外文印刷廠印刷

787×1092毫米 8 開 24.5印張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04-219-5/G·20

出版說明

墓誌是中國喪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它的源起可以追溯到秦漢時代。在秦始皇陵西側曾經發掘了一處修築始皇陵的刑徒墓地，墓中葬有板瓦或筒瓦，上面刻有刑徒的籍貫和名字。在漢代刑徒墓中出土的墓磚，有的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貫、身份、卒葬日期。從這裏，我們已可看到後代定型墓誌的雛型。東漢殤帝延平元年賈武仲妻馬姜墓記和桓帝延熹六年□通封記，幾與後世墓誌無異。漢代隨葬品中流行告地狀，墓葬習俗中有墓磚銘、墓闕銘、神道、墓碑、墓門等，這些喪葬物品的內容和形式，對墓誌的醞釀和成熟，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曹魏時期，武帝以天下凋敝，不許厚葬，明禁立碑。兩晉沿襲了曹魏的措施，武帝咸寧四年下詔對「石獸碑表」之類，「一禁斷之」。但是，人們的傳統習俗很難改變。既然不能立碑，便把東漢時風行的墓碑形體收縮，由地上埋入地下，變成了墓誌。迨至南北朝，墓誌已大行于世，從誌文內容到誌石形制，都有了大體的規範。

隋唐五代時期，中華民族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許多方面，都創造出了超越前代的輝煌成果。墓誌作為一種喪葬風俗文化現象，在這一階段也出現了第一個發展高峰。當時，在喪葬中使用墓誌，已成為一種社會風尚。皇室貴戚，官宦之家，平民百姓，乃至僧尼道士，皆可撰文刻石，葬入墓中。這就為後世遺存下來數量龐大的墓誌。

今天存世隋唐五代墓誌原石和拓本，數量究竟有多少，至今尚無人進行精確地統計。據粗略估計，大體在五千餘種至七千種之間。對數量如此之巨的墓誌，過去僅進行過某一地區或某一單位所藏墓誌的整理和出版，範圍不廣，數量有限，而且所收拓本基本上是幾十年前的舊拓。近四十年考古發掘中獲取的墓誌，還未曾進行過系統地整理和出版。本書的編輯與出版，目的在於彌補過去的不足和空白。應該說，它是迄今為止滙集隋唐五代墓誌新舊拓本數量最多的宏編巨帙。

本書共收隋唐五代墓誌拓本五千餘種，按收藏地域或單位分為以下九卷：

(一) 《洛陽卷》，共收墓誌三千餘種，裝訂為十五冊。編者在編輯《洛陽卷》的過程中，對洛陽及其所屬各縣的新舊墓誌進行了廣泛地搜集和系統地整理。同時，對出土于本地區而流傳它地的墓誌也進行了必要地徵集和清理。所得墓誌數量之巨，為各卷之冠。

(二) 《河南卷》，共收墓誌一百餘種，裝訂為一冊。這些墓誌基本上是除洛陽地區以外的河南省各市縣收藏的墓誌，大多數是近四十年新出土的。

(三) 《陝西卷》，共收墓誌七百種左右，裝訂為四冊。前二冊所收以陝西省博物館收藏的墓誌為主，後二冊以陝西省博物館以外的陝西省各地的墓誌為主。這些墓誌大部份首次向世人公布，將會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四) 《北京卷》(附《遼寧卷》)，共收墓誌五百餘種，裝訂為三冊。這些墓誌來源有三，一是北京各大圖書館、博物館收藏的舊拓本，二是北京地區近四十年新出土的墓誌，三是遼寧地區近四十年發掘的墓誌。

(五) 《北京大學卷》，共收墓誌近四百種，裝訂為兩冊。本卷拓片均度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有一些拓片是其他地區和單位沒有收藏的珍品，雖屬舊拓，但却是第一次刊布于世。

(六) 《河北卷》，共收墓誌一百餘種，裝訂為一冊。這些墓誌，全部出土于河北省，舊拓不多，近四十年新出土的墓誌佔有五分之一的份量。這些新出土的墓誌，大部份沒有發表過，也不見于著錄。個別誌石形體巨大，雕刻精美，實屬墓誌實物中難見的殊品。

(七) 《山西卷》，共收墓誌近二百種，全部為山西省出土，其中長治市出土一百一十五種，佔總數一半以上。近四十年新出土的墓誌有一百三十七種。

(八) 《江蘇山東卷》，共收墓誌一百餘種，裝訂為一冊。這些墓誌，以江蘇省出土的居多，少數出土于山東省。江蘇部份，舊拓、新拓大體各佔一半。山東部份，基本上是過去沒有公佈，也未見著錄的新誌。

(九) 《新疆卷》，共收墓誌二百種左右，裝訂為一冊，其中大部份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出土的高昌王國至唐代西州的墓誌。這些墓誌，以近四十年出土的新品居多。

如果能把全國隋唐五代墓誌的新拓和舊拓匯集無遺，當然是我們所企盼的。但是，在組織稿件的過程中，深感目前難于實現這一願望。本書收錄的墓誌，雖然尚不完備，但應該說，現今存世的新出土的墓誌和分散各處的舊拓本已經基本上搜集起來了，所遺漏的不會很多。一些為學術界所矚目的隋唐五代墓誌精品，也基本上包羅在本書之中了。

在本書組稿與編輯過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吳樹平先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超先生大力相助，各撰稿單位和卷主編、編委成員、攝影人員都給予了熱誠無私的支持，又承蒙劉炳森先生題寫封面書簽、張守義先生設計封面、陳新先生為本書特精裝設計函套、胡修章先生負責指導全書的印製，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前言

陳長安

歷史記載和考古發掘證實，洛陽有夏、商、西周、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後梁、後唐、後晉等十三個朝代在這裏建都，累計時間長達一千四百年。先後修建了夏都斟鄩、商都西亳、周代的王城和成周、漢魏的洛陽城、隋唐的東都等五座都城。這五座古城，宛若五幢巨大的里程碑，豎立在洛河兩岸，記錄了洛陽歷史，標誌着河洛文明。其中隋唐東都城規模最大，最爲繁榮。在中國歷史上，也堪稱名都。

營建東都是隋煬帝親自勘察決策的。公元六〇四年，他親登邙山之巔，觀察山川之勢，於是下詔說：「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可見洛陽在當時不僅是全國水陸交通的中樞，也是經濟貿易的中心，實爲建都的好地方。大業元年三月動工營建東都，至二年正月功成，其建設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唐代因循隋都，並有增建，其城「前直伊闕，後倚邙山，東出瀍水以東，西出澗水之西，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焉」。城內有三市，一百一十三坊，人口多達百萬，成爲中古時代世界東方的大都市。

東都洛陽自隋建都始，到北宋遷都開封止，經歷了三百餘年。其間百萬人口生生死死，誰也算不出有多少人卒於洛陽，誰也說不清他們葬在哪裏，又是怎樣埋葬的。現引唐詩兩首，以供了解當時的喪葬情景。

唐王建《北邙行》云：「北邙山頭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着黃金無買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岡坂崎嶇不停轍。高張素幕繞銘旌，夜唱挽歌山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多於松柏樹。澗底盤陀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高臺。」唐張籍《北邙行》云：「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磷磷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峨峨。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山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鳥鵲作巢銜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游。」

這兩首唐詩，真實、形象地描繪了當時洛陽的喪葬情景，可以想象到埋葬之艱難。由于埋葬太多，致使諾大的邙山竟無閑土，就是家

裡堆着黃金，也難以在邙山買到葬地。墳塋堆成高大的墓塚，種植着松柏樹，墓前立着石碑、石羊、石虎，其花費之大可想而知。今天，這些墳塋標誌早已不復存在，成爲一片片耕地，一層層梯田。滄桑變更，陵谷遷移，使我們難以複原過去的一切。

近四十年來，隨着洛陽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展了考古發掘工作，證實邙山上古墓確實很多，不僅墓與墓緊相毗鄰，而且還相互打破，更有上下疊壓現象，難怪世人云「邙山無卧牛之地」。邙山塚墓之多，早已名聞中外。考古發掘還證明：除在東都城和宮苑區內未發現隋唐墓外，整個洛陽到處都分佈有隋唐墓葬，以城北的邙山墓葬最爲密擠，而城東的楊墳和城南的關林、龍門一帶也是隋唐墓葬的重點區。

二

在發掘隋唐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隨葬品，多數墓內還有一塊方石，其上刊刻着死者的生平簡歷和功德事迹，考古學上稱其爲「墓誌」。

墓內爲什麼要葬墓誌？它有什麼作用？還是讀一下墓誌文中的自述吧。東漢馬姜墓記云：「□□子孫，懼不能章明，故刊石記。」西晉石窆墓誌云：「刊石紀終，俾示來世。」可知漢晉時的墓記是爲了讓後世子孫明白他們的身世。在北魏墓誌中有更明確的記載：「千載無恒，市朝或改，故刊石紀行，式標來葉。」（趙光墓誌）「環海三竭，邙山再移，自非鐫勒，誰或終存。」（元賢墓誌）「人世不留，陵谷終易，後雨毀防，巒水侵壁，年來或忘，傳功歲去，有淪遺迹，盛德不朽，寄之金石。」（元顯墓誌）「丹青有歇，韋編易絕，銘茲琬琰，幽塗永晰。」（元乂墓誌）「懼簡策或虧，陵谷易位，故勒銘泉石，爲不滅之紀。」（元孟輝墓誌）「慮陵谷負遷，丘隴難識，故鑿誌埏陰，刊載氏族。」（元繼墓誌）從上述記載中使我們明白古人作誌的目的有三：一、千載無恒，市朝或改，歷史是前進的，改朝換代是難免的，家族興衰也是自然的，即使使用墓碑也難久存。只有「勒銘泉石」，才「爲不滅之紀」。二、即是把死者著入史策，也難免「簡策或虧」，「縑竹易朽」，或者遺失，不易保存下來。只有「鑿誌埏陰」，才能「傳無朽於終古」。三、滄海巨變，陵谷負遷，即使有高大的墓塚也難保存，久而久之墓地就難識了。只有刻墓誌埋入墓內，無論何時發現，一看墓誌便知爲何人之墓，使「幽塗永晰」。古人的這些想法和作法是很有遠見的，如果沒有墓誌，我們怎能確知墓主的姓名、籍貫、生平事迹等諸多問題呢。

關於墓誌始于何時，歷來衆說不一。高承《事物紀原》以爲始於商代比干；馮鑑《事始》以爲始於西漢杜子春；王阮亭《池北偶談》謂事祖廣記引炙輅子，以爲始於晉代王戎；更有以「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爲據，以爲始於南朝宋元嘉中；宋代史學家司馬光也認爲南朝始有墓誌埋入墓內。現經諸多學者研究，認爲墓誌有其產生、發展、成熟的過程，它產生於秦漢，發展於魏晉，成熟於南北朝，普及於隋唐。考古資料也證明墓誌的這一發展過程是符合實際的。

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西側一千六百米處發現了一處修築始皇陵的刑徒墓地。死者身上覆蓋着殘破的板瓦或筒瓦，瓦片上刻着刑徒的籍貫和名字，其中一個瓦片上陰刻「贛榆距」，另一瓦片上陰刻「贛榆得」，三個字都是作三角形排列，書法為小篆體勢。「贛榆」是地名，「距」和「得」是死者的名字。這種內容簡單的刻文瓦片，稱為刑徒瓦，可以說是發現最早的墓誌。

一九六四年在洛陽漢魏故城南，今西大郊村發現了東漢刑徒墓地，面積達五萬平方米。發掘了兩千平方米，出土了五百二十二座刑徒墓，墓內除一塊破磚外，幾乎沒有其它隨葬品。破磚上陰刻着刑徒的姓名、刑名、部屬、獄所名、死亡日期等簡略內容，稱為刑徒磚。除刑徒磚外，還有一些不是刑徒的貧苦之家也用磚誌。山東青州出土的建初四年（公元七九年）磚誌，上刻「父以建武二十五年，母以建初四年終。少子侵行喪如禮，太歲在己卯」。記述了侵的父母死亡時間，由侵舉行了葬禮，並以干支記時。這種磚刻文字有別於刑徒磚，是墓誌前身。

西漢時富豪之家開始用碑石作墓記，豎立在墓前。如「庶孝禹墳壇刻石」、「祝其卿墳壇刻石」，均簡要記載墓主的名字、籍貫、卒年月等内容，既是墳墓標記，也是墓碑前身。

東漢以來，官宦之家多在墓前立碑，上刻死者生平、德行，內容較墳壇刻石詳備，稱為墓碑，用來宣揚死者，供他人觀瞻。由於封建社會的男尊女卑意識，故對夫人墓的刻石，不是豎在墓前，而是埋入墓內，稱為墓記。洛陽出土的延平元年（公元一〇六年）賈武仲妻馬姜墓記，不僅記述了賈武仲的年齡、卒時、父官職，還着重記述馬姜的親緣、子女、卒時葬地，以及德行、葬禮和刻石的目的。其內容和墓碑差不多，可以說是較早的石質墓誌。

魏晉時期禁止立碑，晉武帝咸寧四年（公元二七八年）詔曰：「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故魏晉時期不立墓碑，而把墓碑縮小埋入墓內，其形制多保留墓碑樣式，文字內容雖與墓碑相似，却又強調了兩項內容：一是葬時葬地；二是族系親緣的姓名及官職，應該說是墓碑和墓記內容的結合。這種男女一樣用來葬入墓內的新形制和新文體刻石，就是我們常說的墓誌。

南北朝是墓誌的成熟期，所謂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官宦之家普遍使用，出土數量超過前代。二、墓誌的形制已由魏晉時期的碑形、圭形、長方形，變成正方形。三、墓誌出現了蓋，使墓誌更有特色，更具獨立性。誌蓋有題字，約相當于碑之題額。有的蓋上還雕滿花紋，異常精工。四、直稱「墓誌銘」，南朝宋大明八年（公元四六四年）劉懷民墓誌題為「宋故建威將軍齊北海二郡太守笠鄉侯東陽城主劉府君墓誌銘」。墓誌銘以銘為主。所謂銘者，名也，是褒獎讚揚的文辭。誌者，記也，是記敘文章。劉懷民墓誌即把銘詞放在前面。五、銘前有「序」。序者，敘說、陳述也。由於銘詞概括，不宜理解，需要加序對死者一生作以述說。墓誌中明文為序者始見於北魏，元霸耀墓誌題為「魏故征虜將軍平州刺史元使君墓誌序銘」，元斌墓誌題為「魏故襄威將軍大宗正丞元君墓誌銘并序」。序文記述死者姓名、籍

貫、族系、官職、德行、功績、卒葬時地等，相當於死者的傳記，銘詞在序後，已形成此後的墓誌文格式。

隋唐時期墓誌普遍流行，不僅上層官宦之家使用，平民百姓也多有墓誌，甚至僧尼、道士也用墓誌。洛陽已出土隋唐墓誌三千餘方，其數量之多居全國第一。

三

據粗略估計，洛陽出土的歷代墓誌約有五、六千方，它們是在暴雨冲刷中首先發現，在盜掘古墓中大量出土的。

洛陽邙山全是黃土，土層深厚，土質松散。每逢暴雨，洪水把邙山冲出無數條溝溝壕壕，年久日深，這些溝壕越冲越深，越冲越寬，一些古墓不斷在溝崖上暴露。大雨過後，人們可經常揀到墓中的隨葬品，如盆罐、陶俑、墓誌之類。這些出土物在明代以前並不被人所重視，常被當作不祥之物而棄置荒野，也有好奇者信手將自己喜愛的器物帶回家中觀賞，而墓誌常被人們抬回家中，或作踏步石，或作吃飯臺，或作捶布石，或用來砌牆基。

由於石刻墓誌笨重，搬運不便，清代中葉以前，收藏者很少。到清代中葉以後，金石學家重視了墓誌的收集研究，開始收購墓誌拓本，墓誌才被人們所重視。當時洛陽有好幾家專營拓本為業的店舖，他們把洛陽出土的墓誌拓本出售到全國各地。有的客商為提高拓本價格，竟不惜將原誌石毀掉，使拓本成為孤本，以索取高價。有的客商則先將原誌拓出一定數量拓本，稱為「原拓」，控制起來，然後即把原誌石文字中的關鍵字故意敲毀，再將誌石轉手出售，使他人永無原拓之本。有的客商為攏斷墓誌拓本，便出高價收購墓誌原石，尤其對剛出土的墓誌更是盡力搶購。洛陽墓誌以其自身的經濟價值被人們所珍重，一些研究家、收藏家、博物館也開始收藏墓誌。現將洛陽出土墓誌的收藏情況作一簡述。

一、于右任收藏。于右任早年熱衷於書法研究，注意搜求北朝碑石。一九一八年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張鈞任副總司令。在他任職期間，正是洛陽大肆盜墓之時，出土了大批墓誌。於是，他與僚友張鈞商議，將洛陽出土的墓誌收藏起來。凡魏、隋墓誌皆歸于氏，唐以後墓誌皆歸張氏。盡管當時收藏墓誌者很多，但由於他們憑藉着地位、權力和經濟實力，使他人難以競爭。就這樣洛陽出土的魏、隋墓誌被運往三原，並建房保護。因這批北魏墓誌中有七對夫婦墓誌，故名之為「鴛鴦七誌齋」。一九四〇年于右任將他收藏的三百多種漢至宋的碑誌，全部捐贈給西安碑林，其中洛陽出土的墓誌計一百五十餘方。

二、張鈞收藏。張鈞，字伯英，洛陽新安縣人。民國初任陝西陸軍第二師師長，一九一八年任陝西靖國軍副總司令。三十年代，先後

任河南省建設廳廳長、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路軍總指揮、河南省政府代主席等職。由於他酷愛金石書畫，常與章炳麟、康有為、于右任交友，鑒賞考證古物。在友人的支持下，從一九三一年開始，依靠洛陽郭玉堂等人的幫助，多方搜集流散於民間的唐墓誌石，運往故里新安鐵門鎮。一九三五年在其「蟄廬」花園內建起十五孔窑洞，將墓誌鑲入壁間。共收藏墓誌石一千三百六十方，其中唐誌一千二百零九方，數量最多，故名「千唐誌齋」。現已辟為千唐誌齋博物館，常年對外開放。

三、李根源收藏。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國民黨政府由南京遷往洛陽，四月七日在洛陽召開「國難會議」。會議期間，李根源聞知邙山上盜挖古墓，出土唐誌甚多，便離會前往，用兩千銀元購得唐墓誌九十三石。又出錢租賃車輛將墓誌運往蘇州老家，並建房藏之，名曰「曲石精廬藏唐誌室」。一九三七年日軍迫近蘇州，李根源恐家藏唐誌淪於敵手，便連夜裝船運至其先祖母葬所小王山，沉入山前關帝廟水池中，使墓誌得以保存下來。如今這批藏石散存在北京和南京。

四、河南省博物館收藏。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河南省博物館也在洛陽徵集墓誌。其後河南省建設廳把他們收藏的洛陽誌石移交給省博物館。一九五四年省博物館由汴遷鄭，將其收藏的墓誌留在開封市博物館，至今尚存。總計墓誌六百餘方，其中有洛陽出土的四百餘方。

五、零散收藏。盜掘出土的墓誌除上述收藏較多外，一些單位和個人也有零星收藏。如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上海博物館、蘇州古物保存會、吳縣古物保存所、河北博物館、安陽古物保存所、杭州西泠印社等單位，上虞羅振玉、武進陶蘭泉、吳興徐森玉、長白端方、會稽顧燮光、鄞縣馬叔平、常熟曾炳章、天津徐世昌、固始許元、建德周進、紹興周氏、天津張氏、德化李氏、義州李氏、太倉陸氏等個人，都有少量收藏。這些藏石有的還存在，有的已轉移，有的已毀壞或去向不明。

六、從洛陽存古閣到石刻館。清道光丁亥（公元一八二七年）山西介休人馬恕出任洛陽縣令，在任期間大力搜尋洛陽石刻，到庚子年（公元一八四〇年）在洛陽東關的千祥庵內建房收藏，親為題名「存古閣」。這是洛陽歷史上第一個官辦的文物收藏單位。當時收藏的古物名稱、數量，因無記錄流傳，至今難以確知。一九一五年羅振玉發表了《洛陽存古閣藏石目》，記錄了墓表、墓誌、塔銘、經幢、造像等，計六十九石。一九一五年秋，常熟曾炳章任洛陽縣知事，又收集北魏、五代時期的墓誌和文物入藏存古閣中，改名為「洛陽金石保存所」。一九一九年又改名為「洛陽古物保存所」，所收文物品類增多。一九二七年馮玉祥駐軍洛陽，將千祥庵搗毀，存古閣也危在旦夕。一九三一年將存古閣藏品轉移到城內河洛圖書館保存。一九五〇年將存在河洛圖書館的石刻搬到周公廟內，建碑林展出。一九五八年洛陽文管會組織力量對流散在洛陽老城民戶中的墓誌進行徵集，集中到周公廟內。一九六三年洛陽博物館又對散存在邙山各村的墓誌進行了調查徵集，徵得墓誌三百多方。一九六四年在王城公園橋北建造了長廊，將周公廟所存的和徵集的墓誌全部集中在長廊內展出，共六百八十餘方。一九六七年受「文革」風波的衝擊，將展出的墓誌埋入地下保護。一九八〇年在關林廟設立了洛陽石刻館，遂將埋入地下的墓誌掘出，移交石

刻館收藏。近年來，石刻館也作了些零星收集，館藏墓誌現有八百餘方。

近些年以來，配合洛陽建設工程進行了大規模地考古發掘工作，出土了一批墓誌，現由各發掘單位收存，待資料整理後，再移交洛陽石刻館收藏。

四

我國的刻石文字幾乎與甲骨文、金文同時存在，然而石刻文字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一直到今天仍然應用。考古資料証實，相當於商代的江西清江吳城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刻文字；安陽殷墟大墓中出土的石簋上刻有十二個字；唐代已發現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石鼓文」；秦代有泰山刻石；西漢有墳壇刻石和封墓刻石等。到了東漢碑碣雲起，刻石文字普遍使用，並向多方面、多用途發展。在古籍文獻中記載刻石文字的也不少，司馬遷的《史記》記有秦代刻石；《後漢書》、《洛陽記》、《西征記》載有太學「石經」；酈道元的《水經注》更是「即地以存古」，引錄漢魏碑石一百二十多塊；楊銓之的《洛陽伽藍記》對洛陽的石刻也有記錄。上述記載內容簡約，是見聞所得，並非專著。南朝梁元帝時曾編撰《碑英》一百二十卷，集錄了碑文，為我國碑石錄文之始，是第一部石刻資料專著，惜此書早已佚失。

宋代形成了專門研究金石文字的「金石學」，使石刻的收集與研究進入了比較全面系統的軌道。主要著作有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洪適的《隸釋》、《隸續》，陳思的《寶刻叢編》，歐陽棐編、繆荃孫輯的《集古錄目》，明代有趙崡的《石墨鏤華》，都穆的《金薤琳琅》等。這些專著不僅收錄豐富，而且在整理研究中形成了一定的規則和體系。

清代金石學發展到高峰，特別是乾隆以後，又把金與石分開進行研究，收集的石刻數量和撰述的著作份量都大大超越前代，出版專著約七十餘種，其代表作有吳式芬的《攔古錄》，收三代至元朝的碑刻資料一萬八千種，成書二十卷，是有目錄以來之最豐富者；孫星衍、邢澍合編的《寰宇訪碑錄》，專錄碑目八千餘種；錢大昕的《金石文字跋尾》，在考訂方面超越前代；王昶的《金石萃編》，兼有目錄、錄文、跋尾之長，收錄三代至金朝金石一千五百餘種，成書一百六十卷；葉昌熾的《語石》，為概論之書，上溯三代，下迄宋元，分門別類，不相雜側，通古今寰宇而總論之，自成一體。大凡自宋至今已出版金石著作達一百六十多部，其中墓誌專著近五十部，墓誌影印本二十餘部。在這些墓誌著錄中，以隋以前的墓誌為主，唐誌較少。

洛陽出土的歷代墓誌，一部分已載入金石專著中。收錄洛陽墓誌較多的專著有一九〇九年長白端方的《陶齋藏石記》；一九一六年會稽顧燮光的《琬琰新錄》（該書一九三四年再版時有所增補，並改名為《古誌新目》）；一九一七年羅振玉的《邙洛塚墓遺文》；一九三〇年范鼎

卿的《循園古冢遺文跋尾》（附錄顧燮光的《元氏誌錄補遺目錄》）；于右任的《鴛鴦七誌齋藏石目錄》；郭玉堂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千唐誌齋藏石目錄》和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漢至隋）；一九五三年張鈞的《千石齋藏誌目錄》。一九五五年趙萬里的《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收錄較多，原拓影印，考釋詳盡。一九八三年武志遠、郭建邦合編的《千唐誌齋藏誌》，將全部拓本影印，並從其史料價值和書法藝術方面作了長篇論述，是洛陽唐誌研究的一篇好文章。一九九〇年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收錄戰國至民國石刻拓本一萬七千九百多種，原拓影印，共一百冊，是石刻文字方面的大部頭書。其中收錄隋唐五代墓誌五千餘種，洛陽出土的約占一半。此外，還有一些從書法角度選編的墓誌單行本。

近年來不少學者利用墓誌資料研究歷史問題，發表了不少文章。但是用洛陽出土墓誌作專題綜合研究的文章却為數不多。一九八二年日本愛宕元先生發表的《唐代兩京鄉里村考》，就是利用洛陽出土的隋、唐、宋墓誌來研究洛陽鄉里的。由於他忽視了各代鄉里的變遷，把隋、唐、宋三代的鄉里混為一談，因而出現了一些難以糾斷或互相交錯的鄉里位置。筆者為探索洛陽地名的演變，兼與愛宕元先生商榷，寫出了《邙山北魏墓誌中的洛陽地名及相關問題》、《隋誌中洛陽鄉里初探》、《千唐誌齋中的唐代洛陽鄉里》、《洛陽隋誌史料淺釋》等文章，為研究洛陽墓誌作了點嘗試。我希望各學科的專家學者，都來開發利用洛陽墓誌這塊熱土，它會為各學科的研究提供有用的資料。

五

盡管洛陽墓誌經過近百年的整理、著錄和研究，但這些工作仍處在初級階段，還需要在搜羅目錄、出土情況、考辨真偽、損泐釋讀等方面作些基礎工作。特別是隋唐時期的墓誌，由於數量龐大，收藏分散，著錄較少，給研究者造成很多困難。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洛陽卷》是為促進洛陽隋唐墓誌的研究而提供的一部較全面系統的墓誌拓本資料。凡是一九九〇年以前在隋唐洛陽版圖內出土的隋唐墓誌，不論是已著錄的或未著錄的，一概收入本書，總計三千方左右，成書十五冊，其數量之多是空前的。這批墓誌一部分見於著錄，一部分尚未露面，一部分是新發掘出土的，因此，用原拓本按年月日順序影印發表是衆所渴望。它獻給人們的是一部數量空前的洛陽隋唐墓誌資料；一部唐人撰刻的石刻文獻；一部新編的原版古籍巨著；一部隋唐書法大觀。

洛陽隋唐墓誌包含的內容很廣，如姓氏祖籍、姻親關係、歷代職官、歷史地理、政治風雲、社會經濟、自然災害、賦稅徭役、對外戰爭、各地起義、科技天文、醫藥疾疫、宗教藝術、文學音律、風土人情、文化教育、貿易往來、中外關係等方面，都能從中找到有用的新資料。據統計，《隋書》和《唐書》共有人物傳記二千一百多篇，而洛陽出土的三千方隋唐墓誌就是三千篇傳記，且多為正史中所沒有，極

大地豐富了祖國文獻寶庫。墓誌文是當時人所撰，其真實性、準確性更爲可信，可賴以補史之缺，證史之實，糾史之誤。總之，墓誌在文化學術上的價值之高，可用性之廣，是無庸置疑的。

我國書法藝術多是碑誌形式保存下來。隋唐時期的書法在筆劃、結體、字形上都進一步規範化、成熟化，其面目煥然一新，爛漫多姿，出現了楷書史上的顏、柳、歐、褚、虞、薛幾大流派。時至今日，這些書體仍然是我們習寫楷書的楷模。三千方墓誌宛若三千幅書法作品，全面、集中、真實地反映了隋唐時期書苑中各派風彩，是書法愛好者、研究者難得的系統資料。

爲保證本書的資料性與科學性的統一，採取每方墓誌都以整幅拓本影印。有誌石現存者用最新拓本，以展示誌石現今的神韻風貌。誌石不存者，選用較好的流傳拓本。有的拓本文字雖模糊不清，但已是孤本，且有一定使用價值，仍然編入本書。爲幫助讀者對拓本一些情況的瞭解，每幅拓本都附有簡單說明，對拓本的大小尺寸、埋葬時間、誌石現存地點（由於洛陽墓誌拓本流散較多，故對拓本收藏單位不再注明），以及出土時地等作扼要介紹。一九四九年以前出土的墓誌，依據郭玉堂先生記錄的手抄本填寫，即使手抄本有誤也不予考證和更改，若地名現已更改，則按今名書寫。一九四九年以後出土的墓誌則按發掘或調查記錄填寫。

本書是在洛陽市文物局的關懷、支持下，由洛陽古代藝術館牽頭，聯合有關文物單位共同編寫的。參加單位有洛陽民俗館、偃師商城博物館、市第三文物工作隊、洛陽博物館、伊川文管所、宜陽文管所、嵩縣文管所、鞏縣文管會、登封文管會。

在編寫過程中，承蒙河南省博物館、陝西省博物館、開封市博物館、龍門文物研究所等單位的大力支持，並得到吳樹平、王仁波、郭建邦諸先生的具體指導，在這裏一併致謝。

由於我們學識水平有限，加上時間倉促，書中定有不少疏漏和舛誤之處，誠希海內外各界學者不吝賜教。

凡例

- 一、本書所收拓本起於隋代，止於五代十國。在此期間存在的高昌、渤海、南詔、吐蕃等政權遺存的墓誌亦加收錄。
- 二、本書所收拓本按收藏單位或地域分爲《洛陽卷》、《河南卷》、《陝西卷》、《北京卷》（附《遼寧卷》）、《北京大學卷》、《河北卷》、《山西卷》、《江蘇山東卷》、《新疆卷》等，某些收藏拓本較少的單位或地域，則把所藏拓本附入其他卷中。
- 三、各卷收錄的每件拓本，不與其他卷重複。同一墓誌拓本分藏多處，只選取一件。取舍的原則依次爲：（一）選取存世石刻墓誌收藏單位或地域的拓本；（二）選取捶拓較早的拓本；（三）選取有名家題跋的拓本；（四）選取墨拓質量較好，文字清晰的拓本；（五）選取較爲完整的拓本。
- 四、每卷所收拓本的編排，一律按墓主人葬年月爲序。如果入葬年月不明，則按去世年月爲序。因誌石殘泐，致使葬年、卒年不能確定者，或墓誌原無葬年、卒年者，則根據誌文推定墓主所處的大體年代，附於某年號或某朝代之後。
- 五、少數墓誌所載年號和具體年代，與實際情況不相吻合。凡遇此種情況，排列時仍以原墓誌所載爲序。
- 六、爲了便於查檢和編製索引，每種墓誌的標題，均由編者依據墓誌首行原題和誌文擬定。標題首先列出墓主姓氏、名諱。墓誌缺泐或未載名諱者，則以字代之。名與字均無從確定者，則以某公、某君、某氏爲題。墓主係女性，則於女性姓名前冠以其夫姓名。女性係未嫁者，則於女性姓名前冠以其父姓名。
- 七、本書所收拓本，以誌文爲主。蓋有拓本者，不管在上面有無文字，均予以收錄。
- 八、說明文字中交待的墓誌刻石出土地、收藏地，均以現行的行政區劃爲準。
- 九、說明文字中標題後面的編碼，均爲拓本的收藏編號。
- 十、本書後附有索引一冊，以利查檢。

目錄

寇奉叔墓誌……………	一	侯肇及妻古氏合葬墓誌……………	二〇	郭世昌墓誌……………	四三
寇遵考墓誌……………	二	謝岳墓誌……………	二一	元氏墓誌……………	四四
寇熾妻姜敬親墓誌……………	三	劉明及妻梁氏合葬墓誌……………	二二	李氏墓誌……………	四五
梁坦及妻杜氏合葬墓誌……………	四	劉多墓誌……………	二三	呂胡及妻李氏合葬墓誌……………	四六
梁邕墓誌……………	五	馬穉及妻張氏合葬墓誌……………	二四	劉氏墓誌……………	四七
楊居墓誌……………	六	高虬墓誌……………	二五	范高及妻蘇氏合葬墓誌……………	四八
王通墓誌……………	七	郭休墓誌……………	二六	張喬墓誌……………	四九
橋紹墓誌……………	八	張儉及妻胡氏墓誌……………	二七	王遜墓誌……………	五〇
□遵墓誌……………	九	王榮及妻劉氏墓誌……………	二八	羊瑋墓誌……………	五一
楊暢墓誌……………	一〇	楊君夫人高氏墓誌……………	二九	程氏墓誌……………	五二
□和墓誌……………	一一	符盛及妻胡氏墓誌……………	三〇	馮氏墓誌……………	五三
元範妻鄭令妃墓誌……………	一二	劉寶及妻王氏墓誌……………	三一	楊秀墓誌……………	五四
張禮及妻羅氏合葬墓誌……………	一三	馬穉繼室張姜墓誌……………	三二	董穆墓誌……………	五五
關明墓誌……………	一四	魏昇墓誌……………	三三	梁瓌墓誌……………	五六
楊真墓誌……………	一五	董敬墓誌……………	三四	薛保興墓誌……………	五七
爾朱敞墓誌……………	一六	朱氏墓誌……………	三五	賈氏墓誌……………	五八
爾朱端墓誌……………	一七	劉尚食墓誌……………	三六	段模墓誌……………	五九
趙齡墓誌……………	一八	元氏墓誌……………	三七	賈珉墓誌……………	六〇
李欽及妻張氏合葬墓誌……………	一九	劉淵墓誌……………	三八	朱氏墓誌……………	六一
		任軌及夫人薛氏合葬墓誌……………	三九	郭氏墓誌……………	六二
		楊德墓誌……………	四〇	劉則及妻高氏合葬墓誌……………	六三
		郭王墓誌……………	四一	斛斯樞磚誌……………	六四
		元禕墓誌……………	四二	陳氏墓誌……………	六五

李氏墓誌·····	六六	王君妻成公氏墓誌·····	八九	王光墓誌·····	一二
元鍾墓誌·····	六七	張伏敬墓誌·····	九〇	牛暉墓誌·····	一三
張濤妻禮氏墓誌·····	六八	陳氏墓誌·····	九一	崔上師妻封依德墓誌·····	一四
鄭謩墓誌·····	六九	陳叔榮墓誌·····	九二	韓叔鸞柩記·····	一五
□睦磚誌·····	七〇	蕭球墓誌·····	九三	席氏墓誌·····	一六
魏氏墓誌·····	七一	張罔妻蘇恒墓誌·····	九四	賈玄贊殯記·····	一七
郭達及妻侯氏合祔墓誌·····	七二	姜明墓誌·····	九五	田氏墓誌·····	一八
劉德墓誌·····	七三	皇甫深墓誌·····	九六	張達墓誌·····	一九
何氏墓誌·····	七四	張業及妻路氏合葬墓誌·····	九七	陳花樹墓誌·····	二〇
孟孝敏妻劉氏墓誌·····	七五	張盈妻蕭飭性墓誌·····	九八	馬稱心墓誌·····	二一
陳氏墓誌·····	七六	張盈墓誌·····	九九	高嗣及妻孟氏綦母氏合葬墓誌·····	二二
張妙芬墓誌·····	七七	豆盧氏墓誌·····	一〇〇	姚太及妻袁氏合祔墓誌·····	二三
劉賓及妻王氏合葬墓誌·····	七八	豆盧實墓誌·····	一〇一	唐氏墓誌·····	二四
韋氏墓誌·····	七九	□鍾葵墓誌·····	一〇二	侯氏墓誌·····	二五
沈氏墓誌·····	八〇	常德將墓誌·····	一〇三	張軻墓誌·····	二六
蕭氏墓誌·····	八一	趙朗及妻孫氏合葬墓誌·····	一〇四	樊氏墓誌·····	二七
蕭瑒墓誌·····	八二	張受及妻楊氏合葬墓誌·····	一〇五	鄧昞墓誌·····	二八
高緊墓誌·····	八三	郭寵墓誌·····	一〇六	鮑氏墓誌·····	二九
裴逸墓誌·····	八四	牛諒墓誌·····	一〇七	姜氏墓誌·····	三〇
田光山妻李氏墓誌·····	八五	陳常墓誌·····	一〇八	翟突娑墓誌·····	三一
孔神通墓誌·····	八六	宋冲及妻劉氏合葬墓誌·····	一〇九	陳叔明墓誌·····	三二
麻君妻龐畏娘墓誌·····	八七	蕭瑾墓誌·····	一一〇	白仵貴墓誌·····	三三
□墮及妻趙氏墓誌·····	八八	元氏墓誌·····	一一一	明雲騰墓誌·····	三四